

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

南華真經旁注

西泠印社出版社



鹿先生

未華真經

康熙進士殿試第二人授

所有最太僕集

南華真經旁注序

新都方時化伯兩甫謨

方生曰古今皆稱莊子發明老子予獨以為未盡莊子善發明孔子客有聞者遽執生言曰其言不皆譏乎曰乃其所以皆稱也其行不大謬乎曰乃其所以大符

也客曰若是則或滋甚生曰然
從來當是帝王不經濟乎洙泗
易而文章洙泗不雍容乎漆園
易而任誕夫所為見羣龍无首
非耶桑詒時物古之聖人以飛
孔子以見莊生潛乎潛矣客曰
然則何釋近之生曰舉世皆貌

孔子亘千古而得莊生其神已
舉世皆異莊生綜百家而有莊
翼殆其契與物莫近乎此如其
弁髦則惟易注近之近者也客
曰莊翼則自焦太史敦聞命矣
顧闡易注曰是成於吾家浮情
行於孫君公次異哉公次好莊

也以善病浮情學莊也以善遊
遊其逍遙之屬者其支離之全
邪不然何旦暮遇也客曰敬諾
吾將藉以不紹在翼而見於莊
子然則當世既祖莊子矣敢問
昔疵者何生曰不然昔之在莊
子者擯之今之在莊子者優之

擯之非也優之非也綜其實今之
優不如昔之擯也客復瞿然若
是其甚与生曰噫請實其非甚
昔去之於莊子也因文而左其
實今去之於莊子也實實而右
其文莊子文乎哉是今之優固
不如昔之擯也客曰唯々謹受令

頤無為莊子優

萬曆甲午朱明之吉



南華真經旁注序

孫公次既重有西河之感愀懣怳恨終不
懌也所知多方請解之而曰不可於是浮
惰氏乃始離跂揚臂其間以尻輪神馬之
說鼠肝蟲臂之言委形委蜕之詞恣從橫
而不撓又安知夫弱喪者之非早歸而不
爲狂蕩人也則鼓之以壽殤天彭之趣廣

之以南面巨室之樂而曉之以未嘗死未
嘗生之故蓋不終日而公次不自知其舍
然也作而曰眇乎小哉余乎吾嘗少東門
而多西河矣微先生安所得聞於斯言敢
問先生何方之依浮情氏曰亡余何依余
依於其茨乎余依於赤水乎余依於藐姑
射乎余乘莽眇之鳥以入衆妙之門遵夫

恣睢轉徙之塗以遊無何有之鄉乎余祖
柱下乎余福漆園乎公次曰柱下尚矣請
遊漆園之樊乃悉發篋中南華諸弓徧讀
之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海也吾無階我
無舟吾何能至焉於是浮情氏乃始進退
百氏證羣今故而作是故不至以月數歲
徒成編若曰如得其情与不得無益損乎

其真且也百氏之言也非余之私言也故
百氏貨也余則市也百氏寶也余則盤也
萬貨聚而市成貨贗而罪不及市萬寶萃
而盤成寶偽而患不及盤乃出以觀公次
公次率業曰吾始也揭竿而求今且操舟
矣始也麻階而升今且御風矣未知夫大
隗之所存而遇牧馬也未知夫玄珠之所

藏而使象罔也未離夫汾水之陽而神人
可睹也吾乃今益知西河羸博之間猶遺
土耳即東門何少之有微聞先生之言誦
先生之故安所得遊其樊而無感吾心請
曰剖劓氏以與蔽蒙共之而可浮惰氏曰
譖惡惡可無已而蓄木吾將見笑於大方
之家夫南華故道德者也而百氏又故南

華余以爲少而又益之命曰益多益多之言知者不言庸詎知夫吾之所以言之者之非不知邪是吾所以乃若進其人与其書而品藻之則有百氏之傳之論之說之評之序在余故不序序其故曰

萬曆甲午夏歙浦方虛名著



南華真經旁注凡例 八條

方虛名曰非余之故南華也故南華者百氏耳

余旣哀集百氏之故以故南華也則無非百氏也
有不百氏者虛名竊取之然亦百一而見已知我
臯我其在斯乎

凡故也或字而故之或句而故之故句以文故字
以字然卽字演文因文見字通義也初學之士得
以覽焉若無當於句與字而乙於兩句間以通上

下之情者因作○○如是觀吾篇而聯之復章而
絡之因作如是觀段而絡之因作如是觀段
之中又有段焉因作如是觀作○○○○如是觀
者純粹精也

章有法句有法字有法常然者余表而出之雖然
此法也非法法者也法法者在乎手之法也存可
也亡可也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余故文也不能

故道也索莊氏之道者其莫余責責之象罔可也
孫平仲曰難字齟齬切之便無若音之便篇而附
之便無若字而附之便請從海篇而字附之余曰
善是役也平仲奏功

得鴉炙於彈出醍醐於乳指醍醐而示人曰乳指
鴉炙而示人曰彈必反以爲欺虛名寧言之襲無
寧人之誣也不敢以姓名點百氏

讀吾序者知吾旁故之志讀吾例者知吾旁故之